

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宋 衛湜 撰

中央土其日戊己

鄭氏曰火休而盛德在土也戊之言茂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閒從黄道月為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為日名焉

孔氏曰夫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窒礙所以屬地四

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王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末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也雖處於夏末而實為四行之主不可沒其生用之功故因以為日名也鄭註曰之行四時之間從黄道月為之佐者案考靈耀春則星辰西遊謂星辰在黄道之西遊也日依常行在黄道之

東至季春之月星辰入黃道復其正處日依黃道而
行是春夏之間日從黃道夏則星辰北遊謂星辰在
黃道之北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南至季夏星辰
入黃道復正位日依常行黃道是夏秋之間日從黃
道也秋則星辰東遊謂星辰在黃道東遊日依常行
在黃道之西至季秋星辰入黃道還復正位日依黃
道而行是秋冬之間日從黃道也冬則星辰南遊謂
星辰在黃道南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北至季冬星

辰入黃道還正位日依常行黃道是冬春之閒日從黃道也鄭註洪範云四時之閒合於黃道月之行道與日同故云月為之佐也

嚴陵方氏曰土每時各寄王十八日故九十日之閒戊己之日各有九也以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土之位與其序適居中央矣若周人兆黃帝於南郊迎土氣於季夏亦以是爾歷於立秋以前言土王用事即其事也中央見王制解

横渠張氏曰中央土寄王之說於理未安五行之氣分主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同諸儒見木金水火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中央土在季夏之末者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地當離兊之間離兊則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鄭氏曰此黄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

者也黄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為

土官

孔氏曰桑(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犂為

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土官知此

經后土非句龍而為犂者以句龍初為后土後轉為

社后土官闕犂則兼之故鄭註大宗伯云犂食於火

土以宗伯别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為社神則不得

又為五祀故云犂兼也

丘氏曰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案左傳云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則是句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為社神也月令土既是五行之神以句龍配之正與左轉文合康成失之於前顓達徇之於後皆非也然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黎既司地何不可配土蓋黎之司地兼其職爾非有功於土也若黎可配土則重亦可配天乎且黎為火正而康成猶用兼之配土豈句龍

土官乃不可以配土乎依左氏句龍配於兩祭不亦
宜乎
其蟲倮
鄭氏曰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
孔氏曰大戴禮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羽蟲三
百六十鳳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介蟲三
百六十龜為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為之長象物
露見不隱藏者以仲夏云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

至六月土王之時物轉壯大露見不隱蔽也云虎豹之屬恒淺毛者鄭皆據四時之物與鱗羽毛介相似者言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央不言人西云狐貉之屬東方兼言虵北方兼言鼈是不取五靈也

其音宫

鄭氏曰聲始於宫宫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宫聲調樂記曰宫亂則荒其君驕

孔氏曰案律歷志五聲始於宫陽數極於九九九相乘故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以其最濁君之象也

新安王氏曰宫土也故位居中央為音之主鄭云聲始為宫其數八十一屬土以最濁君之象也季夏氣應則宫聲調然予於此有疑焉夫言其音宫之數誠調樂器之聲也然先儒謂黄鍾之律九寸為宫其管九寸於絃則九九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之數五

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之數七十有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之數四十有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之數六十有四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角數少於宫商多於徵羽其聲在清濁之中故其象為民如其說則最濁者為宫最清者為羽是一律止有一聲然十二律皆為五聲故周禮大司樂圜鍾為宫則黄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函鍾為宫則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以五聲則上下損益

之説以分五聲似非古人律和聲之本意凡聲大不過宮細不過羽非止一律以定一聲管仲云古之神瞽審於聲者以牛鳴窖中為宮雞登木上為角羊離羣而為商負塗之豕駭而為羽馬鳴於野而為徵此非可以律求也先有其聲然後以律調之使聲之大小有節律和聲之義也故舜命夔曰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後八音克諧則樂以人聲為主歌人聲也歌則有抑揚高下而五聲依之五聲有洪纖清濁不

可無節故可以六律六吕和之以是播於樂器是為
匏土革木金石絲竹器之有音不過五聲其聲皆合
於律今先論律而後及於聲是豈古人制作之序哉
此予所以不能無疑

律中黄鍾之宫

鄭氏曰黄鍾之宫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
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黄鍾之宫應禮運曰五聲
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

孔氏曰鄭不云黄鍾律最長而云黄鍾之宫最長者唯黄鍾宫聲於諸宫最長也黄鍾之調均則黄鍾為宫黄鍾生林鍾林鍾為徴林鍾生大蔟大蔟為商大蔟生南吕為羽南吕生姑洗姑洗為角此是黄鍾一調之五聲凡十二律律各有五聲則總有六十聲故云終於六十聲至禮運更具詳之黄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黄鍾宫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黄鍾宫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故賀瑒云黄鍾是十一月

管何縁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虚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候氣也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為互二者為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

長樂陳氏曰黄鍾之宫為諸宫之長故中央之律應之且五音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而五音之數莫多於宫宫數生於黄鍾黄鍾之數八十一而宫之數亦八

十一焉故黄鍾之宫其聲甚濁季夏土王其聲最重

應此黄鍾之宫也

嚴陵方氏曰十二律各有五聲凡六十律以宫爲本以角爲末起於黄鍾而終於中吕起於黄鍾之宫而終於南吕之角故十二律之外又有黄鍾之宫焉夫宫固土之本音也然必中於黄鍾者以爲建子之律故也葢子者陽之所生土者物之所成生以成爲終成以生爲始由其終始之相須故其所中如此且以

名取義黃言陰之美則土之色也鍾言氣之聚則土之事也而中央之所中又宜矣然律有正中者有旁中者正中則中中其管旁中則中其聲若仲冬之所中則黃鍾之管也若中央之所中則黃鍾之聲而已故特言宫焉

廬陵胡氏曰土之聲氣與黃鍾之宫聲合兩聲合則氣合可知孔氏云土寄王四季無候氣之管者非也管即律也若無管何云律中

其數五

鄭氏曰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

嚴陵方氏曰四時皆指其成數獨中央指其生數者蓋五行皆所以生成萬物正以生物為事者土也則不嫌於不能成矣故特以生數言之

吴氏澄曰中央土以生數言亦猶河圖之數有五而無十取五為中也

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曰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
山陰陸氏曰香牛膏也於春言所生於秋言所尅於
中央言其正亦言之法且木在上燎之則焦在下浸
之則朽於夏言焦春在前故也於冬言朽春在後故
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
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
穴是以名室為霤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

至此心為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戸之禮

孔氏曰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為複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鄭註猶中室者複世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因名室為中霤也喪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

中霤不關牖下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是中霤所祭則土神也故杜註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開牖象霤故設主於廟室牖下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奥此不言者前祀戸註已備言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内之下而北嚮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黄駵載黄旂衣黄衣服黄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鄭氏曰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黄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圜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閎讀如紘紘謂中寛象土含物

孔氏曰案考工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為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

亦應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鄭
知大路殷路者明堂位文也四時用鸞路此用大路
者以土五行之主故取尊大之名乘殷之大路又尚
質之義春有青蒼兩色夏有朱赤二色此及秋唯有
黃白不更加他色者以黃白更無餘色相涉故不言
之牛土畜者易乾為馬坤為牛又五行傳云思之不
睿則有牛禍是牛屬土也方則有所不足圜則無所
不覆此器圜所以象土周布也祭義云天子冕而朱

紘紘謂組上屬於冕屈從頤下度而還上屬於冕以

中央覺緩象土之含物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鄭氏曰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歷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

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

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

度中元嘉歷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旦胃

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

諸家説見孟春

其日庚辛

鄭氏曰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為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又因以為日名焉

諸家説見孟春

其帝少皥其神蓐收

鄭氏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皥金天氏蓐收少皥氏之子曰該為金官

孔氏曰左傳昭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稱金天氏與少皥金位相當故少皥則金天氏也又帝王世紀少皥帝號金天氏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皥氏之子曰該為蓐收是為金神佐少皥於秋蓐收者言秋時萬物摧蓐而收

斂

諸家說見孟春

其蟲毛

鄭氏曰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音商

鄭氏曰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

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

則陂其官壞

孔氏曰案律歷志云徵數五十四三分之則一分有十八今於徵數五十四上更加十八是商數七十二也凡五聲濁者尊清者卑商聲之濁次於宮宮既為君商則為臣也詳見孟春

律中夷則

鄭氏曰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

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

孔氏曰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三

分去一下生夷則故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

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六寸去二寸餘有四寸在又大

呂一寸為二百四十三分今每寸更三分之則一寸

為七百二十九分兩箇整寸總有一千四百五十八

分其大呂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每又三分之

此一百四為三百一十二分益前一千四百五十八

則總為一千七百七十分下生三分去一分作三分則每一分得五百九十去其一分五百九十餘有一千一百八十在是其積分以七百二十九分為一寸益前四寸為五寸餘有四百五十一分在故云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樂周語註云乾九五用事夷平則法也言法度平故可詠歌九功之法平氏使不貸也

長安陳氏說見孟春

其數九

鄭氏曰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

孔氏說見孟春

其味辛其臭腥

鄭氏曰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

諸家說見孟春

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

秋為陰中於藏值肝肝為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孔氏曰陰氣始於五月終於十月其七月八月為陰之中故云秋為陰中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為陽中故正月云春為陽中然陰中之時兼有陽陽中之時兼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五藏肺最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為後肝在心肺之下脾

腎之上故云秋為陰中於藏值肝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是上有肺心肝下唯有腎不當其中而云春為陽中於藏值脾者但五行相次水則次木故春繼於冬腎後則次脾其火後則次土土後乃次金故秋不得繼夏由隔於土由此脾不得繼肺隔於心也為此肝之上有肺有心脾之下唯有腎俱得為藏之中也鄭註𥙷肺及設盛皆約中霤禮文其他如祭竈禮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醴三幷設席於奥迎尸

之屬也

諸家說見孟春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蜺也鷹祭鳥者將

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

之而已

孔氏云案釋蟲云蜺寒蜩郭景純云寒螿也似蟬而

小青赤鷹欲食鳥先殺鳥而不食似人之祭食祀先

神故鄭云示有先也鷹祭鳥之後不必盡食猶若人君行刑但戮之而已以人君行戮明鷹之殺言鷹於此時始行戮鳥之事

嚴陵方氏曰涼未至於寒也特為寒之微而已故於秋言涼風至亦見季夏溫風始至解春露則生秋露則殺以其殺故言白蓋白為金之正故也曰降則與祭義所言同義亦見始雨水解寒蟬鳴見倉庚鳴解鷹乃祭鳥見獺祭魚解用始行戮則所謂鷹隼擊也

戮蓋殺之也

馬氏曰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寒蟬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於是乎可以設罻羅矣鷹至不仁也猶祭然後食而况於人乎

山陰陸氏曰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温風温涼言其氣令豺祭獸獺祭魚鷹祭鳥皆不食既祭雖食

不盡㦸而後食之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鬛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

諸家說見孟春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鄭氏曰謁告也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諸家說見孟春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鄭氏曰征之言正也伐也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順猶服也

嚴陵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桀俊見孟夏贊桀俊解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既選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

敬上之謂慢誥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誥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好惡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必曰遠方者柔遠能邇之意既曰征不義又曰誥誅暴慢者蓋以征不義則言其道誥誅暴慢則言其事

講義曰此皆叔世徇時令不免於拘而有所不通也

方孟秋之月陰氣滋長天地之氣始肅之時也乃命將帥選壯勇之士厲兵戎之具簡練桀儁可以為將

校者有征伐之功可以専任者扵是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逺方使之循服固其冝也若夫桀俊之士有功之人簡練之素専任之久則可以責其用命暴慢之徒逺方之不率者如非其時以干天誅寧俟孟秋之時可乎如周宣王之北伐乃在扵六月而大雅之作不刺其用兵之非時而乃美其禦侮之有道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

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鄭氏曰順秋氣政尚嚴也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端猶正也肅嚴急之言也贏猶解也

嚴陵方氏曰脩則治其壞繕則善其事具則完其器法制古所有也故曰脩囹圄禁人之地於此有事焉故曰繕桎梏禁人之器也故曰具姦存乎心故止之

邪見乎行故罪之搏所以戮之執所以拘之於仲春則省囹圄去桎梏於孟秋則繕囹圄具桎梏蓋先王奉時之道固可見矣獄官欲得其曲直之理故謂之理又謂之士則欲致其察故也前言命有司後言命理者以脩法制非理之所專故也先王之用刑也既務搏執矣又命瞻傷察創視折焉則其用心之仁可知矣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審斷決故獄訟必端平也有罪然後戮則不及於無辜斷刑以

嚴則莫敢輕犯上既言慎罪邪此又言戮有罪上既言審斷決此又言嚴斷刑者蓋反覆言之所以明慎之至而已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饒則有餘而羸陰道常乏乏則不足而縮孰為此者天地也而君人實輔相焉故曰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馬氏曰先王之為法制也豈他求哉凡以因物而已因物之則裁成之者制也制而用之者法也繕囹圄

至務摶執則義之事也然於其姦也止之使弗為於罪邪也戒慎之勿失則有仁心存焉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則於金用事之時物有受其戮者可無省乎刑官而謂之理則欲致其順也或謂之士則欲致其察順以理言察以事言其歸一也

山陰陸氏曰蔡邕曰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絶也斷傷瞻之而已創然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且其瞻視察審如此非直以傷創折斷深淺

大小正其罪之輕重亦所以療之也其療之也而愈則其罪又有未減者矣變司寇言理亦以此言必取必於理也前所言刑而已此又以其情取必焉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鄭氏曰黍稷之屬於是始熟

孔氏曰案仲秋云以犬嘗麻今不云牲者記文略也

嚴陵方氏曰穀謂稷也以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

以穀言稷者以其為五穀之長故也若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稷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而已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

鄭氏曰順秋氣收斂物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完隄坊謹壅塞以備八月也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象秋收斂物當藏也

嚴陵方氏曰陽為出故春主發散陰為入故秋主收

斂天之所以示人者則有收斂之道人之所以奉天者則有收斂之事隄防見季春脩利隄防解聚土而壅之之謂壅升土而壅之之謂塞隄防大故欲完而全壅塞小故欲謹而慎凡此所以備水潦而已宫室見曲禮解

廬陵胡氏曰春秋城築皆取定星中為候此非土工之時坏土塊也蟄蟲坏户亦謂以土增益其穴

講義曰秋之時水潦將降故宜全隄坊使不衝突也

謹壅塞使不決溢以為害也

金華應氏曰夏氣舒發則脩利隄防無有壅塞秋氣收斂則全隄坊謹壅塞水在天地間最為流通不可壅之物而其盛衰消長亦因乎時夏潦不可隄也故脩利而無壅秋潦則可隄矣必壅塞之惟謹雖一通一障不同而其為民禦患則一而已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鄭氏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

地失其義

孔氏曰鄭唯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立大官毋行大使毋出大幣為得禮以其收斂之月故也

嚴陵方氏曰割地即射義所謂益以地是也使者使於四方故言行幣以藏於府庫為入反賜予人故言出凡此皆非收斂之事故言毋以止之其曰大官大使大幣則小者容或可矣

山陰陸氏曰言以著封割雖封割可也特毋以是月

務封諸侯割地鄭氏謂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

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誤矣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

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

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鄭氏曰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穀介甲也

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戎兵乃來營室之氣為

害也十月宿直營室主武士其國乃旱寅之氣乘之

也雲雨以風除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能生而不能成也國多火災巳之氣乘之也瘧疾寒熱所為也孔氏曰陰氣大勝天災介蟲敗穀地災戎兵乃來人災也越語云今吴稻蟹無遺種註稻蟹蟹食稻也其國乃旱陽氣復還天災也五穀無實地災也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天災也民乃瘧疾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戎兵乃來亦以陰太勝而主殺故也凡以亥之氣

乘之也陽亢而陰莫能干爲旱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亢矣故旱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其旱故陽氣復還也萬物敷華於陽而成實於陰以陽氣復還故五穀無實火王於南方故行夏令則國多火災火之氣爲熱水之氣爲寒而此并寒熱不節者蓋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民多瘧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被虐故也

延平黄氏曰癘疾之作或感四時之邪氣或自養之

失素問曰夏傷暑其病在秋為痎瘧秋傷濕其病在冬為咳嗽此自養之失行夏令民多瘧疾此感四時之邪氣先王之於時氣不能使之無邪而有以裁成之不能使萬民無癘疾而有以養之疾瘍之醫所以養萬民之疾為之禮義之政所以裁成其時氣而又為之膳膏齊和使嘗放焉所以維持其五藏六腑仁民之政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鄭氏曰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

孔氏曰三統歷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十一度中案元嘉歷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

呂

鄭氏曰南呂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曰南呂者贊陽秀物

孔氏曰大蔟長八寸三分去一下生南呂三寸去一寸六寸去二寸得四寸又有整二寸在分一寸作三分二寸為六分更三分去一餘有四分在以三分為一寸益前四寸為五寸仍有一分在故云南呂律長

五寸三分寸之一也

諸家説見孟春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鴻鴈來

玄鳥歸羣鳥養羞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

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羞謂所食也夏

小正曰八月丹鳥羞白鳥説曰丹鳥丹良也白鳥閩

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鳥養也者不

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孔氏曰秦人謂疾風爲肓風玄鳥至不爲仲春之候

由別與郊禖爲候故也鄭註凡鳥隨陰陽者鴻鴈之

屬也季秋云鴻鴈來賔言來賔是不以中國爲居皇

氏即兼云玄鳥以其稱歸故也他物之蟄近在本處

今玄鳥之蟄不逺在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所

常見故云不以中國爲居也案大戴禮八月丹鳥羞

白鳥今鄭云九月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爲珍羞

故云丹鳥羞白鳥鄭註說曰至不盡食皆小正文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經云羣鳥養羞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故云二者文異也

嚴陵方氏曰盲者閉睛之稱當建酉闔戸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閶闔以此玄鳥歸者至以陽中故歸以陰中也羞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

山陰陸氏曰鴻鴈何不謂之南鄉非其居也羣鳥丹

鳥也養羞養白鳥焉凡欲羞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

江陵項氏曰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為養羞如雉鷃鶉鳩鴈鶩今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裘仲秋行羽物以賜羣臣此於古有證矣或疑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人事為一候也鷹祭鳥於孟秋之第四候則人羞之於仲秋之第三候不亦可乎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鄭氏曰助老氣也行猶賜也

橫渠張氏曰老人氣衰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

為養老之具又養老之禮有祝鯁祝噎正宜用如此

嚴陵方氏曰几杖見曲禮解糜粥足以養老而助其

氣授則特授之而已行則徧行之也凡杖之禮爲重非庶人之老可預故惟於糜粥言行焉几杖以養其體糜粥以養其氣郊特牲曰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故此於秋言之然養陽非無食也特以飲爲主爾養陰非無飲也特以食爲主爾故此兼言飲焉

馬氏曰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則順陰氣也盛已而衰壯已而老杖以致其息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鄭氏曰命司服具飭衣裳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謂朝燕及他服凡此為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也

孔氏曰具備也飭正也衣服小大長短及制度采色皆有度量必因循故法不得更改鄭註他服謂戰伐

田獵等之服也

嚴陵方氏曰青赤為文赤白為章言文則章可知作繪於衣刺繡於裳言繡則繪可知衣裳之制大至於袞冕之九章小至於玄冕之一章所謂制有小大也衣在上而長裳在下而短所謂度有長短也衣服有量者言所受各有量也變裳曰服又以見爭必服其事焉冠帶有常帶者欲其無所變也正言冠帶則以男子重首婦人重要故也言上下之異用則曰衣裳言

大小之異事則曰衣服言男女之異尚則曰冠帶反覆言之者以僭亂之原常生於此故也都人士之刺其為是歟

馬氏曰冠帶有常則無尚變於昔也所以示民不貳也先王所以壹民德有在於衣服之間故其命司服者如此

廬陵胡氏曰鄭以具飭衣裳文繡有常為祭服者以禹致美黻冕也以衣服有量為朝燕服者以禹惡衣

服也然虞書言繪衣繡裳則不必祭服亦文繡也又易云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燕朝亦云衣裳矣

講義曰楊子曰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至於季秋風已戒寒隕霜至而冬裘宜備故於仲秋命有司具飭衣裳也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至四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萬朝宗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宋　衛湜　撰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鄭氏曰申重也當謂值其罪

孔氏曰枉謂違法曲斷橈謂有理不中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其不當也

嚴陵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

申嚴焉與堯典言申命同義且酉爲陰中物既告成
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於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
者據罪言之也傳曰罪多而刑五非謂是乎必曰百
則據成數言之與百禮百事同義斬者則必殺殺者
不必斬斬殺必當慮其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
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於此者以大辟尤人所重故也
枉則在上者不直橈則在下者不申使斬殺不當則
以或枉橈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橈焉是

逆天也逆天則天災適當之也孟子言出乎爾者反

乎爾者同義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

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

饗

鄭氏曰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

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

視也所案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

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

孔氏曰視全具亦宰祝所視也純色曰犧體完曰全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案行之也充人云祀五帝繫於牢芻之三月是牛羊曰芻樂記云豢豕爲酒稾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犬豕曰豢瞻亦視也肥充也瘠瘦也物色騂黝之别也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大皡配東亦用青是其類也大

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上帝天也

嚴陵方氏曰宰以宰牲為事者祝以祝神為事者宰牲將以祝神也故循行犧牲必命是二官焉夫季夏之養犧牲蓋授充人而芻之也至此命宰祝特循行之而已以物至此形成而不變故也犧牲已見仲春解全者純而不雜具者完而無傷若外祭毀事用尨非所謂全也若鼷鼠食郊牛角非所謂具也芻者豢

之物豢者芻之事芻豢所以阜蕃其牲春秋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其可以不視乎牧人曰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則物色其可以不察而比類之乎物色者毛物之色比類者各比其陰陽之類也

山陰陸氏曰五者備當謂所行所案所察所量所視視全具瞻肥瘠必比類猶言皆中度係上事言之蓋於循行犧牲言視全具於案芻豢言瞻肥瘠於察物

色言必比類亦各其所也

講義曰五者備具而當制度至其祭祀之時加至誠而行之以禮上帝其有不饗者乎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鄭氏曰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

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孔氏曰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畢本位故鄭云宿直昴畢其昴畢之星於時在寅也明堂禮云發陳氣者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也明堂禮磔攘則此亦然文不備耳季冬云大難明九門磔攘稱大則貴賤皆為也季春云國難熊氏云唯天子諸侯有國為難此云天子乃難唯天子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

難陽氣也案陰氣陽氣至大陵俱致積尸疫氣十一月陽氣至於危虛而不難十二月陰氣至於虛危而為難者以十一月陽氣初起未能與陰相競故無疫疾可難六月宿直柳鬼陰氣至微陰始動未能與陽相競故無疾害可難也季冬亦陽初起而為難者以陰氣在虛危又是一歲之終總除疫氣故為難也其磔攘之牲案小司徒職云小祭祀奉牛牲又牧人云凡毀事用尨可也是則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侯禳

共其牲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尨可也雞人云面禳共其雞牲是則用羊用犬用雞也葢大難用牛其餘雜禳大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雞也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鄭氏曰麻始熟也

嚴陵方氏曰以犬嘗麻見孟夏以彘嘗麥解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

鄭氏曰爲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惰曰竇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

孔氏曰惰者似方非方似圓非圓也毋罹其災者謂此時民當入室毋在田野罹被其災也此時仲秋耘耡既了乘時入室以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入室避寒豳詩云入此室處是也

嚴陵方氏曰城郭見王制解都邑見祭法解竇窖皆

以穴土藏物故曰穿囷倉則穀藏尤不可壞故曰脩

凡此皆斂藏之事故於建酉閶戸之月言之

山隂陸氏曰藏而留穴謂之竇竇出於一孔窖盡藏

之也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鄭氏曰始為禦冬之備

嚴陵方氏曰趣民則急趣之也孟秋言命百官始收

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斂不可緩也故

趣之焉詩言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則又不特菜而已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鄭氏曰麥者接絶續乏之穀尤重之

孔氏曰前年秋穀至夏絶盡後年秋穀夏時未登是其絶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熟是接其絶續其乏也黍稷百穀不云勸動於麥獨勸之是尤重故也

嚴陵方氏曰麥以秋稼至夏乃穡其來久矣以其年

利之遲慮民惰而不種也故特勸之焉其有失時行罪無疑者所以重農時而戒不昬也亦見孟冬行罪無赦解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

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孔氏曰雷是陽氣主於動不唯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初生震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為動坤為地是動於地下從此月為始故鄭云動内物也戸為穴也蟄蟲以土增益穴之四旁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陰氣將至時氣尚温猶須出入故坏之稍小十月

寒甚乃閉之也周語註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見者朝見東方天根亢氐之間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

嚴陵方氏曰雷始收聲見仲春雷乃發聲解坏戶者以土益之蓋闔戶之謂也與坏垣墻之坏同義殺氣浸盛者言陰之吏物至此而酷也陽氣日衰者以陽盛於夏故至此而衰也陰主殺陽主生浸言若水之浸日言與日加益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鄭氏孔氏說見仲春

嚴陵方氏曰鈞蓋三十斤之稱與仲春所謂鈞者異矣彼特言輕重之鈞而已彼以用言此以體言故也石蓋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實故謂之石權衡皆以致平而已故曰平鈞石則歸於正矣故曰正然仲春所言不同者則又各有義焉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

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
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鄭氏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
亦乏也遂猶成也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
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
以於中爲之戒焉
孔氏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爲節礙是易關市也
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以此

便利民人之事四方緫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上下豐足百事皆成於此興舉其事無逆天之大數必須順其隂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為

嚴陵方氏曰入以為利者商也行而從人者旅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而已來商旅故貨賄可得而納也夫貨賄以時而納之待時而出之更為出納各從其便故曰以便民事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邈

而在外故言皆至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貢賦之職脩矣此財所以不匱也財蓋貨賄之總名匱竭也夫財所以待用用所以作事故繼言上無之用百事乃遂遂言遂其志之所欲為也大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正謂是矣聚之至於無窮散之復歸於無物者數也凡物有數者皆出陽而入陰則所謂大數者不過陰陽之出入而已事之作止豈能逃此哉故人君之舉大事不可逆也數之所運而為時時之所從而為

類必順其時言順隂陽之時而無違也慎因其類言因隂陽之類而無變也時方來也故欲無違類有守也故欲無變然順之而或茍則失其時故於順曰必因之而或妄則非其類故於因曰慎舉事如此四時之所同然特以當闔戶之時尤不宜妄舉故申戒之於此也

馬氏曰古者頒貨於受藏之府頒賄於受用之府蓋利之開闔斂散必以節故以時納之然後可以待時

頒也城郭宫室百官有司幣帛饔飧於是取具焉故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無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則凡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以成變化者無非數也數運而為時陰陽麗焉貫而為類萬物歸焉舉大事而順其時以行之因其類以守之則所謂毋逆大數也若夫數之所不能載則非事也有道行焉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

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鄭氏曰秋雨不降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為大火草木生榮應陽動也國有恐以火訛相驚也國旱蟲不蟄穀復生午之氣乘之也風災數起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收雷先行先猶蚤也冬主閉藏草木蚤死寒氣盛也

孔氏曰秋雨不降天災草木生榮地災國乃有恐人

災鄭註卯宿直房心心為大火者謂仲秋應雨之時今行春令位當卯致大火之氣火是積陽故時雨不降也火訛相驚以仲秋致仲春火氣故有火但仲秋為金仲春為木金能尅木又仲秋雨水水又尅火火竟不能為害但以訛僞言語相驚也其國乃旱天災也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災也風災數起收雷先行天災也草木蚤死地災也

嚴陵方氏曰春雨所以生物秋雨所以成物曰秋雨

不降則雨非不降也特所降者非成物之雨爾以其如此故草木生榮而不枯死也國乃有恐則少陽之所動故也其國乃旱則陽亢故也蟄蟲不藏則陰欲執之而有所不勝故也五穀復生則盛陽作之故也風災數起則非以時動故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收雷先行則德於陽故也雷風不節故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鄭氏曰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

孔氏曰三統歷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元嘉歷九月節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氐七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一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鄭氏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

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小民軌儀

孔氏曰案夾鍾之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下生者三分去一今夾鍾七寸取六寸三分去一有四寸在夾鍾以一寸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今更三分之則一寸者分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夾鍾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者又三

分之則為三千二百二十五其夾鍾整寸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又以三千二百二十五益之總為九千七百八十六分三分去一則去三千二百六十二餘有六千五百二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周語註云乾上九用事無射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者也喆人后稷布其德教示以法儀當及時銍穫而收藏之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來賔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黄華豺乃祭獸戮禽

鄭氏曰來賔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皆記時候也

孔氏曰國語云雀入於海為蛤故知大水是海也禽獸皆殺之但殺獸而又陳戮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為祭也此亦互文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

嚴陵方氏曰鴻鴈來賔見孟春鴻鴈來解爵入大水為蛤見仲春鷹化為鳩解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獨於鞠言之者以萬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陰而已故特言有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其色獨鞠言其色而曰黄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故也豺乃祭獸戮禽者祭獸於天然後戮禽而食也然於祭曰獸於戮曰禽何也蓋豺之於物凡可禽而獲者皆戮之所祭之

獸唯可狩而獲者爾以其特大故也亦見孟春獺祭

魚解

山陰陸氏曰來賓言其寓中國如客也言黄華以黄

為美華又訓黄以此玉藻曰大夫玄華祭言獸以大

者祭也詩曰言私其豵獻豜於公有是哉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右个西堂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鄭氏曰申重也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

孔氏曰於此月之時勑命百官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務內收斂其物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

嚴陵方氏曰號令見季春監工曰號解號令未嘗不嚴特以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奉時氣以申之

爾夫藏冬事也內以會之則存乎秋不先會於秋則冬無所藏也季春言不可以內季秋言無不務內季春言發倉廩季秋言無有宣出皆所以順隂陽之理而已

馬氏曰號不一令不再必申嚴焉則天地方肅欲其聽命者悉也

山隂陸氏曰言命百官偏命也言百官又言貴賤尤詳言之

講義曰順時之令使所務者在内而不在外所以會天地之氣而藏之使無宣布而出見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鄭氏曰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籍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為神倉重粢盛之委也祗亦敬也

孔氏曰帝藉者供上帝之藉田也藉借也借民力所

治之田也祭義云天子為藉千畝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於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正嚴陵方氏曰仲秋言趣民收斂然猶未備也至此始言備收焉農事備收然後五穀之要可舉也要為多少之總數猶宰夫之治要司會之月要歟舉之將以制國用故也然豳詩言十月穫稻而此乃言備收者以地氣有早晚故也然此皆命之於冢宰者以國用制於冢宰而甸師之掌耕耨王藉又隸於天官故也

馬氏曰祇敬必飭則以供粢盛敬神故也敬在内祇則敬之在外見者也言内盡志外盡力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鄭氏曰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

嚴陵方氏曰雨露生物霜成物季秋則成物之功極矣百工興事造業以具人器亦有成物之功焉天地既成人功其可以不休乎季春言百工咸理蓋創始之時也孟冬言工師效功蓋成終之時也將效功於

孟冬矣休之於季秋不亦宜乎然古者於霜降固有所不休者若弓人冬析幹寒奠體之類是也經之所言亦其大致然爾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鄭氏曰總猶猥卒也

嚴陵方氏曰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總者聚也故曰寒氣總至與仲春所言文雖小異其義一也以寒氣之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勝故命之皆入室

以禦之焉詩曰入此室處書言厥民隩謂是矣然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乃言之於季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爾於夏處臺榭至此言入室亦順陰陽之理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鄭氏曰入學習吹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言大饗者徧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

也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禮畢而告備焉

孔氏曰習舞吹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故也若祭一帝則禮器謂之饗帝今云大饗故知徧祭五帝也此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彼下云三牲魚腊九州之美味是四方助祭之物故以大饗為祫也與此不同曲禮大饗不云帝此云帝不云不問卜恐是別事諸儒多

以爲疑故鄭斷云謂此也鄭必知非祫祭者以周禮祀大神饗大鬼即執事而卜日若祫祭不得云不問卜也此既五帝皆饗莫適卜可從故知不問卜謂此也此犧牲之文繼饗帝之下知非饗帝之時使有司展視犧牲告其備具而云嘗謂嘗羣神者以四月雩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之外别雩群神也以經云告備於天子故鄭知是有司祭於群神也經云饗帝鄭註云天子親嘗者嘗是秋祭之名因經

有嘗犧牲之文雖天子亦曰嘗以秋物新成故也

嚴陵方氏曰習吹已見孟春習舞解大饗帝已見仲夏大雩帝解嘗者宗廟之秋祭特以秋祭之犧牲告備於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則大饗從可知矣且仲秋之月視全具矣至此乃告備於天子宜也然周之嘗以仲月而此言之於季月者彼取時之中此取時之盛而已

馬氏曰自出乎震以至於說乎兑帝之成萬物之功

備矣故以其物饗焉豐年所謂秋報也

金華應氏曰春祈榖夏大雩秋大饗皆主於為民故噫嘻之詩以春夏皆為祈榖於上帝而秋大饗與冬圜丘則皆致其報故豐年以為秋冬報也事天莫重於圜丘而此不載焉特云祈來年於天宗而已要之三時未嘗無祭而冬日至之郊尤為報本反始之重禮所謂大報天而主日也大報天則以日為主所謂祈於天宗而曰者固天宗之長豈即此乎鄭氏獨以

祈穀為天而大雩大饗皆為五帝豈以祭之頻而近於瀆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程子言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時不見天固非慮其頻且瀆也

山陰陸氏曰此與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相備也相備而習舞言於孟習吹言於季亦言之法然則孟春蓋亦習吹仲秋蓋亦習舞釋菜而經不言上下比義從可知矣大饗帝嘗大飲烝嘗嘗新穀而已烝進衆

物焉故季秋大饗明堂嘗新穀亦謂之嘗十月農工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進衆物焉亦謂之烝言犧牲告於天子則鼎俎告潔粢盛告豐之類可知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鄭氏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

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職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

孔氏曰秦十月為歲首此月歲之終故合此諸侯之法制又命百縣為來歲受朔日之政令并授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鄭註互文者言諸侯亦受朔日百縣亦合制也

稅於民者是積貯本國貢職之數者是輸納天子言與者兼事之辭其定稅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為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旣給郊廟重事其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嚴陵方氏曰合則合而同之制則制而裁之謂合制其事也必合制其事者為待來年受朔日之政令故也周官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正謂是矣其所異者彼以子月為正爾朔日蓋元日也為來歲

受朔日於此言之者據建亥之正也且合言自內以合外制言自上以制下諸侯有君道則為內外之辨而已故曰合百縣全乎臣乃有上下之别焉故曰致然通而言之其實一也輕重之法則諸侯所取乎下者也貢職之數則諸侯所共乎上者也所貢之物各有職故謂之貢職法所以定數數所以成法上言法下言數互相備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者或以遠近所宜之事為度或以土地所宜之物為度也若周

官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而王氏謂以詳責近以略責遠者蓋遠近所宜也以度所宜而制其法故曰為度焉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者言以事神為主非以私之於已也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而一曰祀貢則其所主可知矣百縣見仲夏解

馬氏曰陽終於戌歲功成焉故於歷以自戌至戌為歲終戌之月而來歲受朔日終則有始故也

山陰陸氏曰百縣內也諸侯外也皆合而制之諸侯

言合百縣言制亦言之法

金華應氏曰稅取於秋而貢集於春年之上下所以出斂法不於是而亟頒之則諸侯之取於民者無制禮之厚薄以年之上下不於是而早定之則諸侯之貢於上者無準故於季秋頒之而俾入貢於春焉則侯國無苛征王朝無過斂然其稅之有輕重即王制所謂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與郊特牲之旅幣無方所以節遠邇之期而别土

地之宜者其便於民則一而已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鄭氏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孔氏曰於此陰殺之時乃教人以戰法於田獵之事令民習用五種兵器知五戎是五兵者以別云班馬政則五戎非馬也下文云七騶咸駕則知五戎非五

戎車也且車不須更習故知五戎謂五兵也案周禮司兵掌五兵鄭註云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又註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如此則此注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殳長丈二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四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寸五也此隨便而言不依周禮長短之次也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校人職註云物馬齊其力戎事以力為主耳亦須齊色故詩云駟騵彭彭是齊色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司兵軍事會同建車之五兵則兵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者人處左御者處中戎右處右則車上固有弓矢矣廬人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則攻國不以夷矛守國不以酋矛也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者蓋以殳對矛則殳可以攻矛可以守以弓矢對殳矛則殳矛可以守弓矢可以攻也若夫戈戟則為之助而已五兵之用長

以衛短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而有之

書曰比爾干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也然五兵

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柲短而易持其胡援廣

而易入可以椿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觀富父終甥

以戈椿僑如之喉狼瞫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

晳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於用可知矣禮書

嚴陵方氏曰教於田獵繼言以習五戎與車攻言因

田獵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教下言習者我教之故彼

習之也戎器必以五者則以兵法五人為伍故也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亦先王之深意也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以是歟

馬氏曰仲夏之班馬政則其政以馬為主季秋之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為主故命僕及七騶咸駕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鄭氏曰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為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司徒播扑誓衆以軍法也

孔氏曰前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騶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旐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

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也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故知僕是戎僕也又周禮馭夫掌馭從車使車註云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故知及馭夫也又周禮趣馬職云掌駕說之頒頒謂第次也是貴賤等列故云為諸官駕說也七騶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載旌旐者雜舉以言之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

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

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閲贊司馬

班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

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此是仲冬大閲所建旌旗各象治民之事空習其事

鄭引司馬職此是仲秋治兵實出軍之事也司徒地

官掌邦教誓誓者也故司徒職云施十有二教八曰以

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

民鄭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紫於經註則司徒主誓今田獵出軍亦於所獵之地而撍扑北面誓之也撍插也軍法之誓有異田獵之誓則云無於車如蒐田之法也今此大閱之誓以依軍法故司馬仲冬大閱云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註云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然鄭註司馬仲冬大閱引此九月春秋

之令將為大閲之誓而云作月令者説季秋之政於周為仲冬失之矣而今在此不非之者縁已非於彼不復重言於此也

嚴陵方氏曰僕主車騶主馬𩥇謂以輈𩥇馬將以有行故也旌旐載之所以為表識也然周官司常賛司馬頒旗物自王建大常而下其數有九此止言二物者舉其略爾與車攻言建旐設旄同意以戎事言之則以革車為正倅車為副以田事言之則以木車為

正佐車爲副莫不各有等焉故授之以級也整設蓋

指車馬之屬也掌次言師田則張幕以有幕次故亦

有屏焉整設於屏外則王雖在野亦莫不有内外之

辨故也扑謂夏楚也司徒教官而用此者以其方教

於田獵故也書言扑作教刑正謂是矣搢謂搢之於

帶也設扑而搢之以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也誓則

欲其不犯命焉必北面則以田主殺陰事故也

馬氏曰爲天子御者僕也爲諸侯羣臣御者乜騶也

載旌旐則司馬之九旗以帛爲之者始於大常而終於旐以羽爲之者始於旞而終於旌故言旌旐則他可知矣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則自上而下以等相及且相係屬焉故謂之級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鄭氏曰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命主祠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祠主

孔氏曰厲飾謂嚴厲武猛容飾戎服者韋弁服也以

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命主祠祭禽謂獮竟也主祠典祭祀者也禽者獸之通名也四方有功於四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為主也春時土方施生獵則祭社為主也夏時隂氣始起象神在内獵則祭宗廟為主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為主也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

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也冬獵亦何以知然案鄭註秋獮祀方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物多衆得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於經註更相引證始可見矣其祭四方用此禽又用别牲故大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此四方五行之神也

嚴陵方氏曰厲飾厲其容飾也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其飾如此厲若子溫而厲之厲則有崖岸之謂也天子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則躬率之也祭禽則以報成功於百神且示非專為一人之奉也是月也豺猶祭獸戮禽則田獵而祭四方固亦宜矣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鄭氏曰伐木必因殺氣

嚴陵方氏曰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以其將反於土故黄黄故落也落則反於土矣草木黄落則以霜降於是月而成物之功終焉故也終則有始故落又訓始伐薪爲炭則以禦冬寒故也

馬氏曰天始物於玄地終功於黄然萬物之化終則有始人徒見其落也不知其爲生之始也故落以訓始

蟄蟲咸俯在内皆墐其户

鄭氏曰墐謂塗閉之辟殺氣

孔氏曰俯垂頭也墐塗也前月但藏而坏戸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又塗塞其戸穴以辟地上陰殺之氣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禄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鄭氏曰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禄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嗜熊蹯之屬非常食天氣斂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

孔氏曰春夏陽氣寬施許人主從時雖彼人不應得

禄而王恩私予之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罷必當是春夏所權置者今悉收停之也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也

嚴陵方氏曰趣與趣民收斂之趣同義仲秋命有司中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毋留有罪焉則以奉天威之方至於是亟決之也禄秩者禄之秩序也收禄秩之不當所以損於養人收供養之不宜所以節於奉已凡以順收斂之道而已且當則無乖而適事

宜則無常而隨時養人欲其適事故禄秩言當奉己

要在隨時故供養言宜

山陰陸氏曰收禄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刑官之事

也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事官之事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鄭氏曰稻始熟也

嚴陵方氏曰以犬嘗稻見孟夏以彘嘗麥解先薦寢

廟見仲春解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鄭氏曰其國大水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為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坼也煖風來至民氣解惰辰之氣乘之也巽為風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止也

孔氏曰其國大水天災冬藏殃敗地災民多鼽嚏人災國多盜賊邊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也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內伏於地下四陰在地上故鄭云極陰為外也煖風來至天災民氣解隋師興不居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水潦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故冬藏殃敗也金數窮而氣窒則為鼽氣行逆而發於聲則為嚏皆肺疾也肺屬金而金生水

反為水所勝故民受是疾焉取非其有謂之盜毀則謂之賊皆至陰之類也以國多盜賊故邉竟不寧也土地分裂則為嚴凝之氣所圻故也巽為風而春之氣為煖故行春令則煖風來至然孟夏行春令則曰暴風來格者彼以正陽之月煖風不足以言之故也此言至而彼言格者以其暴故與物相抵也氣煖則解緩寒則縮栗以緩風來至故民氣解惰也師興不居則以少陽作之而動故也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